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趙氏註

孫奭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篇為此卷也此卷凡十四章一  
 章言民和為貴二章言人君以德兼義為賢君子以  
 不回為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心於其可雖少不  
 之無與兼金不顧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  
 一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一章言三道不合者不相與言  
 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八章言討不義者必須聖賢九  
 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誦其上十章言君子  
 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十一章言惟賢能安賢  
 能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  
 賢者忘其小者十三章言聖賢雖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  
 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  
 君子不由也此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天時謂時日也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

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圖之必有得

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

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

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

焉能戰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

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城民足民也不以封疆

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

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而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

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疏孟子曰

勝矣。正義曰兒童言民和為貴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

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業於天下計月望雲上風觀

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二

里之城外有七里之廓以為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莫能勝

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蓋地深之使其不可喻察城高之使

其不可攻又以甲兵之堅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矣

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死以守至皆季却而三之

是地利又不如人和也孟子於前言天時不如地利也則不

知人和乃此文於後而解其言也故曰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

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而已矣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詳說

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為界欲軍固其國又不

在道以山谿之為險威震天下又不在于以兵甲之為堅利以

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巳孟子所

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為矣

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

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以之天下之  
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正  
戰則必勝。註天時謂時曰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  
日時曰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五行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為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五行  
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五行旺  
未申酉戌亥是為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五行旺相孤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五行  
孤無畫焉虛二書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  
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註周武王紀歲三  
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  
天時天師之說同律之類是也。註篇卷公之民曰君其使  
鶴鶴有乘軒者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載是其文也。註得乎丘馬。孟子將朝王王使人  
而為天子。止義曰此蓋經之天。孟子將朝王王使人

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  
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  
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之辭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  
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對曰不幸而有疾  
孟子也不可知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  
不能造朝。註稱其有病也。明日出弔於東郭

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也丑以為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

弔。孟子言也昨日病今日愈。王使人問疾醫來

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使數

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告孟仲子言命宜

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

敬當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齊之

造朝也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子景子曰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

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曰惡

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今人止謂二無其不用禮言二善二屬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

景子曰否非比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

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

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之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

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所謂通真也

三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下禮賢下二也蓋曾

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之曾子豈當言不義之

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為之君

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事不政召也王者

故不勞而王相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師言勤者友臣也

次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能師臣也

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一國之人皆上

者無已但言其所以教勸後使地相類也言一國之人皆上

者耳不能如臣大賢者耳不能如臣大賢

相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況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

疏孟子將朝王三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正義曰此章言

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至得見乎者言孟

子自將朝王見王未及行而齊王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

人如往而就孟之所館則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

憊可以來朝見不咸將視其來朝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得

見孟子否乎此言齊王使人來朝而孟子之言孟子乃答王

造朝者王之使人來朝而孟子之言孟子乃答王

使人亦曰我之不至而有其疾不能造朝而朝見三以其

子不喜王欲使來朝故云有疾不能造朝而朝見三以其

辭王以為疾不能造朝之明日乃出焉問齊王使大夫原野氏

造朝而今日愈如之何不乎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

憂不能造朝今疾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者孟子  
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孟子時見王使人問疾  
來至而孟子已往弔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曰  
昨日有王命來使孟子朝孟子辭之曰以其有采薪之憂小疾  
不能趨造而朝王今日病以小愈已趨造於王朝我不知子  
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為未嘗至乎使數人使於王朝我  
無歸而告於朝者孟子曰請必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  
求告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  
丑始有焉者孟子曰見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乃見  
之言也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朝三也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之六也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敬王也若景丑見孟子不造朝而乃止其家宿焉於  
國門之內則有父子之親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義  
人之六也而不可不也少則存乎燕喜之思吾至則存乎  
恭敬之義今日吾見三之世重其子也而亦見子之所  
能事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曰  
言乃實惜言是何言而責我也齊人皆無以仁義之道與王  
言者豈以仁義之道為不嘉美也其齊人心已謂是王何足  
與言仁義之首也言爾之不尊於三莫大乎此者也我排

善於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故王也者孟子  
言非是堯舜二帝之道則不敢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  
有如多如此之敬王也所謂見身之道而仁義之道也  
曰不我禮不陳堯舜之道也今王無禮於我而無事於我  
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王無禮於我而無事於我  
遂不果行是直與夫禮若不招則其有禮於我而無事於我  
謂是也晉子曰晉楚之富至是或一也者孟子曰又言於  
且曰我言謂是君臣之富至是或一也者孟子曰又言於  
言人不可及也然彼何既以其富而阻有吾之仁彼豈有  
而我但存吾之義我何慊不足於言也夫晉楚之富豈為  
不義也然彼何既以其富而阻有吾之仁彼豈有  
曾子所以但言吾仁吾義而不陳於晉楚之富豈其  
謂晉楚之富者以其不遇有所制而已我之仁豈固足以  
於矣晉楚貴於爵者以其足以有制而已我之仁豈固足以  
有制矣然則富之與爵而仁豈足以有制而已我之仁豈固足以  
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之富豈足以有制而已我之仁豈固足以  
此而語景子者意欲以此齊王之不富貴亦晉楚之富豈固足以  
足為富貴也而我備曾子但以仁義之何有不足於齊王  
哉此所以不欲朝王之意也天下有達尊三臣惡得有其一



行者賜賂之禮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也時人謂之賂

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或有人以善二三十金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

君曰聞有戒此金可贖以作兵備也我何為不受也

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齊時

無事不義天有所賦也義無所賦而餽之是貨財取我欲

使或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取乎見原之乎是宜孔當其

可疏東璠問曰至可以貨取乎○正義曰此章言取與之

也道必得其札於其可也雖少不辭善之無與兼金不

顯也更璠問曰前日於齊王饒兼金一百而不受三必居一

於此天者則璠孟子樂子也問孟子前日於齊王饒兼金一百而不受

王饒兼金百鎰而不受國但饒以七十鎰而受之於

詳國饒以五十鎰而不受前日在齊不受百鎰是則今

日之受守七十鎰為非也如子之受六十鎰為是則前

日在薛不受五十鎰為非也如子之受六十鎰為是則前

也矣孟子曰皆是也至而可以貨取乎者孟子曰吾弟于陳璠

以為此三者之間受與不受之所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

家之時以其我將有遠行行者必以有贖故餽之者乃為

辭曰餽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不虞之心以其時人欲害

者之賄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不虞之心以其時人欲害

孟子也謂之用也如此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若於齊之

為兵備之用也如此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若於齊之

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不乎平陸齊之邑也大夫心邑大夫也持戟戰

昭果毅也以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然則子之

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

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

我所謂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

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自專而不對為巨而云乎

何為立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他日

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

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孔姓

都始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謂言也為王疏孟子之

言孔距心誦者也王知中在己故受其罪也

人之罪也正義曰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

也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曰子之

持戟之戰士一日三失伍其行伍則殺之否乎曰不待三者

邑大夫答孟子以為不待三失伍也言一次失伍則

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

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飢歲子之

民老羸弱者皆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

近於一千人矣此孟子言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欲殺以此

諷之也蓋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則持

戟之士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

邑之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羸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

亦不稱職也孟子故以此論而終歸諷之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故不

肯發倉廩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為者也曰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者孟子求牧與芻而

喻而歸諷之也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者則必於牛

羊之主求其牧養之芻草矣求牧養與芻草而不得則歸反

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而不為求牧與芻草歟  
故以比喻而謂問之曰此則臣心之罪也者臣心因孟子以  
此比喻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  
臣者臣知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日臣心自見  
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知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  
知其有罪者惟孔距心故為王言誦之孔距心之姓也王亦  
自知治都之臣有其罪者以其本皆自於己故云此則寡人  
之罪也。註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者。正義曰  
周禮云都鄙鄭註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  
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社其先君  
社稷者也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  
食曰餐餐之餐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立而請士  
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  
與。蚘蠹齊大夫靈在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  
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  
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獻以感育之也。蚘蠹諫

於主而不用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齊人曰所

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齊人論

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此不見其自為謀者公都子以

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

去今我居師實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疏綽綽然有餘裕哉

之辭靈立而請士師似也至未可以言勸者孟子謂齊大夫

得諫其刑罰不中者今既以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以信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

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

不可稱貧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

為獨不然不然者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忤乎忤快也相悖也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

問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

於其親言事親湯其力者也論語曰生疏孟子自齊葬於

事之以禮死喪之以禮可謂孝也

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葬

於齊反於齊止於贏者言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歸葬於

齊曰新葬又反於齊下贏邑而止焉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國匠事嚴虞不敢請公願獨有請也木若以美

充美充虞孟子弟子也言孟子止於贏邑弟子充虞請見於

孟子曰前日孟子喪田之時孟子不於虞之不肖乃使虞

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事嚴意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

既葬而反顧竊得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此充虞請問

此也其問孟子為棺棹之木若以美然也曰古者棺棹無

度中古棺七上棹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

後盡於人心至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皆孟子

答充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棺棹薄厚無尺寸之度自中古

以來棺厚七十以棹相稱之自天子通於庶人皆然非謂直

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

不可稱貧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

為獨不然不然者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忤乎

問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於其親言事親湯其力者也論語曰生

疏

孟子自齊葬於

事之以禮死喪之以禮可謂孝也

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葬

於齊反於齊止於贏者言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歸葬於

齊曰新葬又反於齊下贏邑而止焉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國匠事嚴虞不敢請公願獨有請也木若以美

充美充虞孟子弟子也言孟子止於贏邑弟子充虞請見於

孟子曰前日孟子喪田之時孟子不於虞之不肖乃使虞

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事嚴意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

既葬而反顧竊得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此充虞請問

此也其問孟子為棺棹之木若以美然也曰古者棺棹無

度中古棺七上棹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

木為圍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以白布畫著紫雲氣  
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蔽之  
於牆中障板也。註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亦引為曾子言也巳說在前

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三命也

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

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

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齊

以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齊人問孟子曰齊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彼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

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

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有

殺人之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王獄則可以殺

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首末之臣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

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疏沈同以其

相踰入非天吏也我何為勸齊國伐燕國乎疏私問曰至

何為勸之哉○正義曰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

伐曰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同齊之大臣沈同以其私問

曰燕可伐噲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

子噲者子噲燕王名也子之燕相之名也言沈同非三命以



故鄭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

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主解

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勤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

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

而解之賈欲以此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

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也有諸賈問有曰然孟子曰曰周公知其

將畔而使之與賈問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然

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謂也賈曰聖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

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

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

仰之今之君之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古之所謂

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諱三監作六誥明勸懲

是周公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為

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疏燕人畔至又從為之辭

能國君而欲以辭解之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齊王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

勸王伐燕今果不能得燕乃曰我甚慙耻而見於孟子陳賈齊國之大

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之大

夫也言於齊王以為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以為與

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曰惡是而



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

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

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曰知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感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

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其而獨於

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鄉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子見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

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

自此賤丈夫始矣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在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

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壘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

六十四卦

遂征商人孟子言哉苟貪萬鍾不取屈道亦與此疏  
大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  
致為臣而歸至自此賤丈夫始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  
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也孟子致為臣而歸是孟  
子辭齊歸而歸處於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至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是齊王見孟子辭齊歸而  
於室乃就孟子之室而見孟子曰前日未仕齊時聞孟子之  
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得待於我而為之歸遂得同朝  
見故甚喜之今乃又弃去寡人而歸處於室我不知可以繼  
今日之後而使寡人得相見否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不  
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日之後當自不就見  
故云不請見固我之心之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  
而授孟子室至盍為我言之時子齊王之臣也言自見孟子  
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為  
祭其室參養一國之子弟故賜子以萬鍾之禄使其諸大夫  
與一國之人皆有所敬法時子何不為我以此言告之病子  
因陳臻而以告孟子陳臻陳臻也是孟子弟子也時子於是  
因陳臻而以齊王之言使陳臻告於孟子也陳臻以時子之  
言告孟子至是為欲富乎是陳子乃以時子所告齊王之言  
而告於孟子孟子乃答之曰然如是也夫時子又安知其有

疏

孟子

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積也必辭去一萬之禄而受其萬  
公為我欲其富乎云乎者之不為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此  
季孫知孟子意不欲遂時子之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但  
言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疑之亦以為可就使已為政不  
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而歸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  
齊王使已為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止於其  
室矣又欲以弟子之教而使我為卿以與我萬鍾之禄人亦  
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言者是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龍  
斷之類也以其取之所以言然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至自此賤丈夫始矣者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為市也  
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者賤  
丈夫則必求立龍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  
有利則羅而取之皆以為賤丈夫焉故後世亦自此賤夫  
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夫  
登龍斷而罔市利為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自此賤  
大夫始矣周禮有司關司市是有司者也○註云一曰者謂周  
公前周禮有關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  
說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  
近邑也孟

孟子

孟子

近邑也孟

子去齊欲歸鄰至畫地而宿也齊人之坐而言不應隱

凡而卧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曰弟

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

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曰坐我明

語子孟子止客曰且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

側則不能安子思泚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

則不能安其身杜若魯繆公尊禮子思以道不行

矣子思為政然則子思復留泚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言子為長者

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長者

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疏孟子去齊至絕子乎

安賢智能知微以思喻智道之所以垂也孟子去齊宿於畫

有欲為王留行者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言孟子乃隱倚其几

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為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應隱凡一卧

但卧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

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為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

見孟子不應答其言但隱凡而卧焉遂欲退乃因弟子素齊

敬其心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卧而不聽其言

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

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昔繆公至長者絕子

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以

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泚柳申詳無人於魯繆公之側以

稱譽其賢則泚柳申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思之於繆公師

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泚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

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其謂齊之士不能為

王謀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逮至出畫然後方為留行此所以

隱凡卧而不答也齊之留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為孟子不

去齊

五卷九下



而後宿哉我豈若猶猶急小丈夫志怒其君而去極日力

志大在於濟一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義則服

故曰士誠疏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正義曰此章言

志其小者也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

曰至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而宿於書

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為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而為

不明鑒也知齊王不可為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而為

則是孟子干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過不

其道故復去而歸然而三宿而後方出書而行是何其

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為孟子

弟子也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

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答高子以謂夫尹士者安知我之

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夫尹士者安知我之

道故去豈我心之所欲哉我不得已而去之矣我三宿而後

出書是而行於我心尚以為急遽也齊王如能改之使我得

行其道則必反船我回且夫出書是至三宿而齊不我追而

還齊國我然後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志

然而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足用為之善政王如用我則豈

徒伊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幾能改而

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猶猶急小夫夫志怒其君

而去為其諫於君而不受則肆恣然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

尹士聞

義則服

此章言

不賢者

宿於書

何其

不為

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

正義曰此章言

不賢者

宿於書

何其

不為

志大在於濟一也

故曰士誠

志其小者也

乃語人曰

不明鑒也

則是孟子

其道故復

也我則以

知予哉至

志哉我千

道故去豈

行其道則

還齊國我

然而豈肯

徒伊齊國

反我我日

而去為其

去則極日

之曰士誠

孟子曰士

能知孟子

夫子若不

怨天不尤

時此一時

世者由周

以其時考

有與王道

聖人之間

也七百有

餘歲謂周

家王亦如

與大正一

世者生於

此

今

此

此

此

此

此

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嗚呼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言

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也

之德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

天消息疏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至吾何為不豫哉

而已矣疏義曰此章言聖賢與作與天消息天非人

人非天不成也孟子去齊充虞又問曰至不尤人言孟子

鄒弟子充虞於路中問孟子曰夫子若有不悅豫之顏色然

前日虞聞夫子有言君子之人凡於事不怨不尤人言孟子

於人也曰彼一時也至吾何為不豫哉孟子答充虞

以謂彼時聖賢之所出是其時也此時亦必名世大賢者今自

五百年之後必有王者興為於其時亦必名世大賢者今自

周與大王文王以來已有七百有餘歲矣以其年數推之則

過於五百年矣以其時考之而此時亦必有也今天自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天欲使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

此孟子所以歸於天命者行與不行皆未嘗有不悅之色也

故曰吾何為不豫哉蓋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孟子去齊

其自謂能常名山之土而待入值不得施爾孟子去齊

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

而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

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志云矣不欲即去若為繼而

六本十四卷三十一

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孟子於齊不受其祿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

而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志云矣不欲即去若為繼而

有師命不可以請父於齊非我志也

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

以而不受祿耳以非我志也

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言子不由也

齊居休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邑下

之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誠然乎否以其怪也

曰夫為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否以其怪也

六本十四卷三十一

不敢無功而受祿也。已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  
之。故由是為善遠不敢前去。是以久留於齊。非我之志也。但  
不得已而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